LIBRARY
SEP 29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683
A1
1796
v.12

河北奉使奏草卷下　集一百十八

乞免差人往岢嵐軍築城

臣近準朝旨令於河北差兵士二千人往岢嵐軍修城本司尋曾奏乞於閑慢路分抽差令奉樞密院劄子奉聖旨如委實人數不足即仰抽差一千人者雖蒙朝廷許減一千人伏縁本路除祁瀛定雄霸等州見闕修城兵士外近又節次據滄博州狀申為河水汎漲向着緊急乞差人夫兵士應副功役本司為轄下例各闕人已牒滄州如河水大段汎漲令應急量

差人夫功役博州即見於諸州軍刻刷例各無可抽
差方欲奏聞乞朝廷於隣路抽差廂副次今準朝旨
令依前降指揮於近便州軍應急抽那臣非不知河
東河北俱係邉防路分若本路實有兵數不少臣亦
豈敢自私一路妄有占留只緣本路實爲闕人處多
今若朝廷須令差撥即將轄下見役處罷役那往岢
嵐縱河北事有闕悞緣臣已有奏請朝廷必未深罪
其如於事有闕在臣之職不敢不言況今年黄河水
勢不類常年即今五月已汎漲如此將來夏末秋初

必大段漲溢本司方別具奏乞於京東西路差人次
兼本路役兵多惟河上及修城西山採木等處各有
人數河上旣不可抽那若抽河北修城兵士與河東
修城又兩地事體不異而西山採木蓋爲即今諸處
分擘七百已上人禁軍別立指揮各要營房及敵棚
樓子防城器用並是緊切不可闕用之物若不於逐
處功役內抽人即轄下例各別無閑占之人可差伏
乞朝廷更賜體卹且乞令河東路一面應副嵓嵐功
役謹具再奏聞

再奏

臣近準朝旨令本路差兵士一千人往岢嵐軍修城臣已再具劄子奏乞占留其本路黃河及修城採木緊切功役浩大及闕人次第已具前奏劄子臣伏詳
朝廷指揮令於近便州軍應副剗刷勘會本路與河東近便惟有成德軍最近其路出土門經天威軍平定軍至幷州又出天門關經憲州飛鳶軍入洪谷方至岢嵐約一千五百餘里據明鎬元奏稱向去二十二箇月方了今縱河北差一千人往彼遠涉一千五

百里山險到彼卒未了當將來冬月岢嵐苦寒役兵
各須歸營歇泊令一千人往來三千里苦寒山路必
致大段逃亡作賊況北虜縱有事宜必先河北河北
重地莫如定州今定州所修城池將元計工料及見
役人數亦須五六年方了今若更抽減人往河東即
河北完緝禦備全然弛廢況除定州外瀛雄祁霸等
州修城處亦須向秋兼用強壯一二年內期可了當
本司非不能張皇事體煩黷朝廷乞人蓋以北虜即
今別無事宜一二年間幸可漸次了當今岢嵐修城

功限比定州全小路分事宜緊慢又與河北不同亦未銷得遠涉三千里於緊切處抽人所有德博黃河今年水勢甚大於去年今春朝廷差到河上兵士全少如去歲若旦夕逐州更有申報須至煩朝廷乞人外所有諸處修城功役雖見闕人本司亦當斟量事體緊慢只於本路漸次修葺惟乞朝廷體卹更不抽撥往別路庶免本路闕悞其抽差一千人劄子臣亦未敢施行取進止

乞選差文臣知定州

臣等伏見知定州李昭亮已抽赴闕見闕知州定州控扼西山險要於河北三路最爲重地軍民政事邊鄙機宜須藉通才方能辦集況即今北界見於界首興建寨柵及於銀坊口侵占疆封處置之間或須應變鎮撫之術尤要得人況河北比於陝西四路事體甚重今秦渭延慶並用文臣伏乞朝廷特於文臣兩制已上選差一員知定州或便兼部署或別差武臣充部署所貴委任得人邊事有備取進止

乞預聞邊事

臣昨蒙朝廷選擢差充河北都轉運使之日授到付身不下司劄子云河北宜選有文武才識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略之任使其熟圖利害陰爲預備以臣非才誠不當文武才識之目其如朝廷責任之意然而必欲密爲經略熟圖利害則須外詳邉鄙之事內不爲朝廷所疑竭慮盡心猶恐不副委寄檢會去年定州軍城寨爲北虜於石臼子口侵入內界卓立鋪屋本寨爲地分不屬沿邉安撫司遂依例申報轉運司無何安撫司並不勘會不係地分便發怒妄奏軍城

官吏不合申轉運司乞行取勘又蒙朝廷更不照會便下轉運司詰問軍城官吏賴本寨引執元降勅條分明臣與本寨主等偶免罪譴其不屬安撫地分合申轉運司者尚如此其他沿邊係安撫司地分固不得與聞矣昨來北虜於安肅軍北欲移界摽南侵邊臣既承例不以事報轉運司臣心不能安因以手書問知軍侍其濬濬亦不敢答又昨臣察有起請復支保州沿邊巡檢兵士口食者是臣本路本司職事竊聞本爲小人上言不識事體乞不下轉運司朝廷因

此只下程琳一面相度臣竟不得與聞臣旣親蒙宻
授經略之任使其圖利害爲預備而外則邊防之事
了不聞知内則不足爲朝廷取信而本司職事亦不
得與議平日無事之時尸禄而居尚當憂愧況聞近
日邊鄙頻有事端飛狐界上興立城柵漸貯甲兵又
於銀坊冶谷以來壘石爲城包侵南界大役人夫卓
立堡寨竊慮鄉去沿邊别有事宜臣旣授上件劄子
内委任之意凡事不可不知兼臣體問得舊日邊上
州軍事宜並申轉運司只自通和後漸廢臣今欲乞

應係沿邊事宜自來申報安撫部署司者亦乞令逐州軍申報轉運司所貴稍得與聞邊事至於儲蓄糧草修城池器械亦量酌事體緊慢不至乖方其間愚慮或有所長更冀裨助萬一而少副委任之意如允臣所請乞明降指揮取進止

再奏

臣近曾奏爲先授朝廷密旨令熟圖河北利害陰爲預備然邊防事意元不與聞乞今後沿邊事宜並令申報轉運司至今未奉朝旨者臣伏以轉運使雖合

專掌錢穀不與兵戎然河北事體不同他路故授之
容旨常使經營況今沿邊知州武臣不過諸司使副
已下其通判即是常叅初入京朝官等臣被朝廷責
任比沿邊知州通判故不爲輕下至機宜司手分亦
是轉運司所差並得盡聞機宜事臣之本司獨不得
與且臣愚慮非欲侵邊臣之權攬事多管以招罪累
葢臣所職糧草錢帛蓄積之備其賦歛緩急須量邊
事緊慢以至按察沿邊將吏能否亦要知其處事如
何伏望朝廷細詳元降不下司劄子內事意及比類

沿邊通判初入京朝官等許本司今後與聞邊事所有沿邊申到事宜即不得直便行遣文字茍有所見須令密具奏陳不得下司漏洩如此則本司得知邊事緩急凡於計置準備不至緊慢乖方而又愚見茍有所思亦得少裨萬一取進止

乞令邊臣辯明地界

臣伏見近日北虜於四望口起立寨柵及於銀坊冶谷已來侵過南界壘石爲城寨等事竊以北虜翻立寨柵已違誓書然猶在彼界內可以佯爲不知不須

緊問兼萬一中國却合有與修去處可以引彼爲詞以塞問難雖然如此亦當早爲預備便合於界首分明界防彼亦必更南侵事既造形理須杜漸其如朝廷選任非人從來以定州一路付與李昭亮其人昏懦而不曉事機雖有勾當事人並不能先詗探得起寨事端及已立了寨栅又不能預防侵界之患直至因捉了巡邊指揮使湯則侵了銀坊以南邊地大與人夫壘立城寨至今終亦不能辨理疆界拒絶侵淩竊以北虜號爲犬戎自古畏强欺弱今若便示以怯

不爭於初則必更引其貪心別有侵擾養成事體漸
大而不與之爭則爲患不細爭之則必起事端惟在
即今速爲處置據今事體不煩朝廷只委邊臣自可
了當然湯則被囚之後亦不聞別有擘畫至今侵界
立寨等事但聞婉順止約彼既不聽亦別無謀臣近
體問得往年雄州西北亦曾爲北戎侵界立數處鋪
屋當時邊臣葛懷敏力以公牒往來爭辨拆却鋪屋
北人竟不敢爭況今來所侵南界百姓見耕種田中
地界分明易爲理會今來已蒙朝廷差王德基知定

州其人久在雄州頗諳邊事伏乞早降朝旨下邊臣速令止絕辨理地界早見分明兼軍城西北山路險絕銀坊等口皆可出兵我於此口扼其險要是中國必爭之地彼於今日侵得此一二十里則險固在彼而他日行兵是彼可以來我不可往之勢以此言之尤不比河東陽武天池等處侵地便因循不爭伏乞
朝廷早賜指揮王德基如姚順止約不得即須力與論辨仍乞令檢會雄州安撫司等處往年曾拆却鋪屋行遣令依此相度施行所貴邊防不生他患取進

止

乞差武衛人員

臣昨權成德軍日爲屯駐淄州武衛第六十六指揮兵士高林等乞替曾有劄子奏聞尋蒙朝旨以京東一路所管武衛不少例各差在别路屯駐奉聖旨劄與臣詳此照會者臣尋作本府行遣備録聖旨告示本營知委訖臣今勘會上件武衛兵士共六百三十一人並無正轄官員只有權管副都頭四人並是往年曾在信安軍作過之人及本營雖有正軍頭十將

等八人亦並是曾在信安軍作過之人部轄此六百人思歸之卒久遠深不爲便伏乞朝廷檢會早賜自京選差有心力能部轄正副指揮使及逐都正都頭所貴可以部轄久遠別不生事臣亦密體問得權管人員姓名因依今具如後

一人軍頭劉緒　三人右十將孫榮田榮蔡斌

已上四人元係本州武衛第九指揮内軍頭及右十將昨於慶曆三年十一月内準州帖準步軍司牒權充第六十六指揮副都頭勾當並未曾正授

查其人等各係曾在信安軍作過之人

一人軍頭韓筠　十人左右十將四人左徐吉

賀進谷興段千三人右王清丁用楚興

已上八人亦元係本州武衛第九指揮將虞候承局昨於慶曆三年正月内授州帖差到於慶曆四年四月授歩軍司帖正充六十六指揮勾當亦係曾在信安軍作過人數

右具如前所有上件武衛兵士高林等當京東武衛剌面排定軍分之時獨此一指揮累次糺合陳詞今

來準密院劄子告示後雖不敢別有詞說然此一軍兵士已是累日扇搖人數既多又無正管人員只令曾作過人權管深爲不便伏乞朝廷特賜允臣所奏早與差補有心力正副指揮使及軍頭等部轄

乞住買羊

勘會河北自前不曾配買羊畜自西事已來分配於河北收買竊見京師羊畜有備準三司指揮截住權場上供羊綱於西路州軍牧放一萬六千餘口至冬深死却五千餘口所有今年人户配買羊已上京送

納訖却償下榷場羊綱在邢洺等州牧養竊慮冬深枉有死損臣等相度剩數羊綱見在河北州軍牧養只以盡數上京自可供用得足乞今後河北特住配買羊數委得公私俱利仍乞今後京師羊少却於陝西依舊配買取進止

乞條制都作院

當司檢會近蒙朝廷依奏差到磁相二州都鐵作院監當使臣二員各已赴任訖所有作院工匠營房蓋造亦已了畢當司見揀選轄下州軍內打造得兵器

精好處取樣及於本路軍器庫內揀選往時經使舊兵器內試驗精利者取爲樣及申三司於南北作坊檢會工課料例及於轄下抽揀工匠令都作院依樣打造次伏緣本路鐵炭出自磁相二州自來諸州軍不以遠近並於磁相般請生鐵差占衙前枉費脚乘般於不出炭州軍廣破官錢買炭變煉及散在逐州軍打造監官多不得人加又當司廵歷地分闊遠每年內不過各到得一次往往有不及到處難爲點檢不惟虛破人工物料不少兼更造成不精器械久遠

有悞使用今來已蒙朝旨許置都作院若制置得久
遠不廢本路兵器必皆精好其利甚博伏緣剏置事
初合有諸般規式今具畫一如後伏乞朝廷特賜勅
命指揮所貴久遠官吏遵守施行

一都作院所造兵器其間雜不急名件欲乞並不
得打造只令打造一色切要使用之物箭頭甲
葉搶劒手刀等候打造成於本州軍內送納仍
命別作一項封樁專準備緩急支與合要州軍
除許轉運司支撥本州不得專擅使用所有其

餘閑雜之物及修補舊器械並令諸州軍量留

工匠自造

一本路轉運提刑共四員欲乞每次季輪一員專至都作院點檢將前季工課文字磨筭造到兵器候見數即依數點檢試驗內手刀及劍每一百口內抽揀三二十口用甲葉或墮錢斫試鋼刃箭頭亦於每一百箇內揀三二十箇安入箭榦用鐵甲硬弓弩試射搶亦試驗鋼刃如是搶刀劍刃軟卷缺及箭頭尖卷鐔折甲葉長闊厚

薄不依斤重者並勒專工匠等陪填打造及等第區分

一都作院逐作工課欲乞依本州作院起置工課文曆監官與本州知州通判都監依例簽押及旬呈如是一任内造到兵器經轉運提刑點檢並無揀退各得精好即乞據造成萬數批上曆子理爲勞績内本監官將見監一任理合入差遣得替優與先次點差如任内更有知州提刑轉運三人保舉即乞與轉官酬奬如逐季點檢

揀退三分已上並畫時取勘奏乞重行朝典如
知州通判都監候一年終如揀退三分已上亦
乞等第責罰如揀退二分本監官乞許本司量
罪勘罰如揀退不及分數即工匠干繫人等許
點檢官員酌量勘斷

一河北一路諸州軍作院欲乞且令依舊內合行
造作及合減罷者乞許當司相度施行候年歲
間都作院打造兵器各及萬數可以應副諸處
使用即將諸州軍作院工作及舊有監官處漸

次減省

右謹具如前所有上件畫一事理更乞朝廷特賜詳酌如得允當乞降勑命指揮下本司及磁相州都作院及提點刑獄司等處遵守施行

再乞放行皮角

臣近爲兵興以來改法禁絶民間牛皮筋角等令人户盡底直納入官因此却致官中闕絶使用後來雖亦許破官錢收買緣已有上項盡底納官禁法民若不納入官却於官場中賣即是違禁之物致人户不

敢赴場中賣乞却依天聖編勅及前後舊條許人户
自死牛馬皮筋角中賣入官分爲三等支錢其不及
等者退還本主及置場收買客旅興販者所貴却似
舊日公私各獲濟用曾具利害劄子奏聞至今未奉
朝旨臣近體問得河東路亦爲禁止牛皮筋角已來
闕絶使用近巳却依舊放行即今河東大段有牛皮
筋角等使用甚爲利便勘會本路合修兵器萬數不
少自來累據諸州乞支物料本司只是牒逐處拘攔
使用及申奏乞自京支撥檢會只自今年正月後諸

州所少牛皮筋角等七萬一千餘事件累次申省乞支撥及令逐處拘攔自死者使用據諸州軍所申即云無可拘攔乞行支撥及申奏乞支撥即準省牒又却令逐處拘攔空煩行遣文字繁多積壓下未修軍器萬數終是無由了當況今見行之法其弊易見禁民令盡納則絕無納者置場收買則民礙法不敢中賣兼河東近已放行甚見其利欲乞朝廷檢會臣前奏劄子特賜詳酌明降指揮許依舊法令人戶將三等牛皮筋角入官中賣支與價錢及許收買客旅興

販者其不中等者退還本主所貴公私各獲濟用不至時時紊煩朝省乞行支撥及不空費支移令逐處拘攔虛積壓下末修軍器久遠深爲不便今取進止

奏北界爭地界

準密院劄子節文北界於銀坊城創修寨壘侵占南界奉聖旨令程琳河北都轉運司提點刑獄司擘畫如何理占拆去者

右謹具如前當司勘會昨據定州軍城寨申銀坊城南冶谷口有北界兵馬創起寨子當司尋具聞奏乞

下沿邊安撫司施行自後雖知安撫司曾與北界公文往來至今未曾拆去寨子又緣自來安撫司邊機文字不曾關報當司不見得安撫司逐度說何事意如何占理及不知北界却以何詞爲答今來已立寨子貯畜器甲及防戍之人不少事勢已成竊恐難爲追理蓋是邊臣從初失於違慢當其建寨未成之時不早爭占及建寨雖成未貯甲兵之際又不能拆去今已縱成其計却欲理會必須費力兼當司全不知北界與沿邊往復意度見行體問候見次第或有管

見别具奏聞次謹具狀奏

論契丹侵地界狀

右臣伏見北虜近於界首添建城寨及拘因定州巡兵湯則侵過銀坊冶谷地界等事竊聞朝廷至今未有分明嚴切指揮令邊臣以理爭辨竊料朝廷之意必謂爭之恐有引惹之虞此乃慮之過而計之失也夫虜性貪狠號爲犬戎欺弱畏彊難示以怯今杜之於早而力爲拒絕猶恐不能若縱之不爭而誘其來侵乃是引惹況西山道路有三十餘處皆可行兵其

險要所扼在於軍城銀坊等路爲彼奪據而不爭則北寨王柳等口漸更來侵豈能爭矣是則西山險要盡爲彼奪一日使虜以大兵渡易水由威虜之西平陸而來以奇兵自飛狐出西山諸口而下則我腹背受敵之患不知何以禦之此蓋兵法必爭之地也且與人爲隣敵而自棄險要任彼奪據而不爭雖使我弱彼彊尚須勉强何况勢鈞力敵又違誓約而彼曲我直乎臣謂朝廷所以然者蓋由未察虜中强弱之形而不得其情僞之實也臣又見朝廷常有懼虜之

色而無憂虜之心夫憂之與懼名近而意殊憂者深思極慮而不敢暫忘懼者臨事惶惑而莫知所措今邊防之事措置多失其機者懼虜之意過深也若能察其強弱之形得其情僞之實則今日之事誠不足懼而將來之患深有可憂奈何不憂其深可憂而反懼其不足懼且戎虜雖以戰射爲國而耶律氏自幼承其父祖與中國通和之後未嘗躬戰陣遭掠敵謀臣舊將又皆老死今其臣下如貫寧者無三兩人寧才不及中人已是彼之傑者所以君臣計事動多不

臧當初對梁適遣使河西使與中國通好及議和垂
就不能小忍以邀中國厚利乃與元昊爭夾山小族
遂至交兵而累戰累敗亡人失馬國內瘡痍誅斂山
前漢人怨怒往時虜殺漢人者罰漢人殺虜者死近
聞反此二法欲悅漢人漢人未能收其心而虜人亦
已怨矣又聞今春女眞渤海之類所以離叛攻劫近
纔稍定方且招輯敗亡修完器甲內恐國中之復叛
外有西夏之爲虞心自懷疑憂我乘虛而北襲故於
界上勉彊虛張囚我巡兵侵我地界蓋其實弱而示

彊者用兵之詭計故臣謂苟能察其彊弱知其情僞則無不爭之理何必懼其不足懼哉自國家困於西鄙用兵嘗慮北戎合謀乘隙而動及見二虜相失而交攻議者皆云中國之福夫幸其相攻爲我之福則不幸使其解仇而復合豈不爲我禍乎臣謂北虜昨所以敗於元昊者亦其久不用兵驟戰而逢掠敵耳聞其自敗衂以來君臣恐懼日夜謀議通招丁口東募甲兵處處開教閱之場家家括糧馬之數以其天姿驍勁之俗加以日夜訓練之勤則其彊難敵矣今

虜國雖未有人然大抵爲國者久無事則人難見因用兵則將自出使其交戰旣頻而諜臣猛將爭能並出則是夾山一敗警其四十年因循之獘變驕心而爲憤志化墮卒而爲勁兵因屢戰而得驍將此乃北虜之福非中國之福也此臣所謂將來之患者也然

非久相攻者也一二年間不能相并則必復合使北虜驅新勵之彊兵無西人之後害而南向以窺河北則又將來之患大者也臣雖不知朝廷顧河北爲如何但於本路之事以今年較去年則亦可見

去年以前河北官吏無大小皆得舉材而擇能急於用人如不及者惟恐一事之失討故也自今春已來差除漸循舊弊凡幹敏之吏熟於北方事者舉留奏乞百不一從不惟使材臣能吏不勸而殆亦足見朝廷不憂河北之事辦否也至如廢緣邊久任之制而徙劉貽孫以王世文當冀州李中吉當廣信王中庸當保州劉忠順當邢州如此數人於閑慢州軍尚憂敗政況於邊要之任乎臣愚以朝廷不以此事爲憂則又怯懼如此既曰懼矣則於用人之際又若忽而

不憂此臣之所未諭也臣聞虜人侵我冶谷雖立寨屋三十餘間然尚遲延未敢便肆兵甲更伺我意緊慢若不及早毀拆而少緩縱之使其以兵守之則尤難爭矣此旦夕之間不可失也至於湯則亦聞因而未敢殺此亦不可不爭臣願陛下但以將來之患爲憂不忘此事用人之際革去舊例而惟材是擇勿聽小人之繆謀勿於忠良而疑貳使得上下畢力庶幾漸成禦備至於目今小事未銷過自怯懼夫事之利害激切而言則議者以爲太過言不激切則聽者或

未動心此自古以爲難也況未形之事雖曰必然而敢冀盡信乎伏望陛下留意聽納不以人廢言則庶竭愚瞽少裨萬一謹具狀奏聞謹奏

論河北財產上時相書

某頓首啓仲春漸暄伏惟相公尊體動止萬福某不佞少以文章言語自任而頃備諫諍之臣得與朝廷論議當中外多事天子急於聽納之時不以爲愚而屢加獎擢及得罷太過受恩太深則自視區區素所任者不足以報（一作稱）萬一故方欲勉彊不能以圖自

三字一作以伸報效而蒙相公不以爲不才而擇天下諸路中最重之地以授之而責其所爲一作報效當此之時自宜如何可以塞責及臨職以來迨一作近將半歲黽勉自守未知所措一作爲非敢怠也誠有說也一作焉至於山川險易城寨屯防邊陲守備等事是皆河朔之大者朝廷已委樞密富公經畫之矣而本司之事自不爲少凡自河以北州軍縣寨一作府州軍縣一百八十有七城主客之民七十萬五千有七百戶官吏在職者一千二百餘員廂禁軍馬義勇民兵四十七萬七千人

騎歲支糧草錢帛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非常之用不與焉其間事目之節利害之源非詳求而審察之不能得其要前張昷之等急於舉職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其興利除害便於事者極多而時有失於不審更改過繁而涉（一作失）於苛碎者故自繼職以來遵其所長戒其所短凡事關利害者慎之重之未敢輕議今半歲矣官吏之能否公私之弊病粗已得其十七八而又取（一作先求）其事涉苛碎紛繁而下切患之有司自可改復不煩朝廷處分者先以次第行之乃暇及

於其它然其事繫利害有司不敢自決必當（一作而必）上聞者其類甚多而久之（一作初則）未敢干（一作以煩）朝聽者不惟自疑於不審誠慮朝廷銓品之等前失不能盡信其說而必（一無必字）從之今慎之久矣得之詳矣苟有所請實有望於見信而從之也凡河北大事富公經營之外其要不過五六其（一作凡）不可為者一其可為者四五耳雖皆有司之事然朝廷主張之則能行不主張之則亦不能為也自古邦國財產之利必出山澤故傳曰山海天地之藏也自兩漢以來摘山煮海之

利必歸公上而今天下諸路山澤悉已榷之無遺利矣獨河北一方兵民所聚最爲重地而東負大海西有高山此財利之產天地之藏而主計之吏皆不得取焉祖宗時哀閔河北之民歲爲夷狄所困盡以海鹽之利乞與疲民此國家恩德在人已深而不可奪者也西山之長數百里其產金銀銅鐵冊砂之類無所不有至寶久伏於下而光氣苗礦往往溢發而出地官禁之不許取故捨此惟有平地耳河北之地四方不及千里而緣邊廣信安肅順安雄霸之間盡爲

塘水民不得耕者十八九澶衛德博濱滄通利大名
之界東與南歲歲河災民不得耕者十五六今年大
豐秋稅尚放一百萬石滄瀛深冀邢洛大名之界西
與北鹹鹵大小鹽池民不得耕者十三四又有泊淀
不毛監馬棚牧與夫貧乏之逃而荒棄者不可勝數
大山大海之利既不可取而平地堪出財賦者又有
限而不取一作入不多其取者不過酒稅之入耳其入有
數而用度無常也故雖研桑之心計捨山澤與平地
不能為之此所謂不可為者一也一本無此九字及其用有

不足不過上干朝廷乞銀絹而配一作下陜疲民號爲變轉爾此近年之弊也此六字一作所謂不可爲者二也然若能擇官吏以辦職事裁僥倖以減浮費謹良材精器械以助武備因貴賤通漕運而移有無如此之類苟能爲之尚可使邊防粗足而京師省費用此冀此三字一作尚足以裨萬一而皆有弊病理須更改事目委曲非書可殫敢具其大綱列於別紙伏望特加省覽察其利害或其所說不至大乖庶望少信而從之俾畢其所爲若夫盡其所爲而卒無成焉則不待朝廷之責而自當劾

去若其有以裨萬一則何幸如之伏惟聰明少賜裁
擇不宜某頓首再拜

自劾乞罷轉運使

右臣檢會轉運司近爲相度順安軍塘泊水口子與
楊懷敏等所奏頗有異同議方未決近準樞密院劄
子節文臣寮奏乞今後近塘泊州軍人户地内蘆葦
等並不得採取及自順安軍以西漸近西山水難瀦
聚今即不往開治及乞今後摽占却人户田土即將
官地給還人户或估計價錢給付等第奉聖旨依奏

仍令本路提刑田京專切管勾者臣伏見國朝之制河北轉運使皆領都大制置屯田使之名兼臣赴職之初被朝旨密授經略之任以此見朝廷差選之際其任非輕於臣職分之間所責尤重至於塘泊邊防利害之事皆其職也職隳其守咎將安歸豈有親蒙密授經略之旨身領都大制置之名而煩朝廷別委他官專切管勾則臣之不才不能任事不待彈劾可以自知况臣將及朞年絶無績効考其常課已合黜幽又以不才失其本職且都大制置豈是假人之虚

名苟非其人自當易去豈可容不才之人尸位移本職於他司使臣偷安實難自處伏望聖慈據臣不才失職之狀降授一小郡差遣庶以警勸在位之人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屛營之至謹具狀自劾奏聞伏候勅旨

河北奉使奏草卷下終

奏事錄　　　　　　集一百十九

自治平一年六月十一日已後其
曰追書者乃已前事心其月日矣

論孫長卿爲臺諫所劾事

孫侍郎長卿罷環慶路總管拜集賢院學士爲河東都轉運使臺諫交章論列長卿守邊無狀宜加降黜中書以長卿無敗事昨因朝廷起孫沔於致仕欲委以西事而長卿以歲滿得代無過可黜而臺諫論奏不已最後賈中丞二章六月十一日進呈上厲聲曰已行之事何可改易臣脩奏曰臣等不爲已行難改

若朝廷果是除授不當能用臺諫之言改正足以上彰陛下從諫之聖至於臣等能不遂非而服義改過不悋聖賢所難亦是臣等好事但以長卿除授不爲過當若曲從臺官之言使彼銜寃受黜於理豈安故難行也韓公曰自陛下親政已來臺諫所言施行者少外人之議謂致人主有拒諫之名者是臣等之過若其言有可行者臣等豈敢不行直以長卿無過難徇言者濫行黜罰耳上皆然之上又曰人言臺諫奪權臣脩奏曰此則爲陛下言者過也朝廷置臺諫官

專爲言事若使默然却是失職苟以言事爲奪權則臺諫無職可供矣

辨蔡襄異議

蔡侍郎襄自給事中三司使除禮部侍郎端明殿學士知杭州初上入爲皇子中外相慶知大計已定矣既而稍稍傳云有異議者指蔡公爲一人及上即位始親政每語及三司事便有忽然不樂之色蔡公終以此疑懼請出既有除命韓曾二公因爲上言蔡襄事出於流言難以必信前世人主以疑似之嫌害及

忠良者可以爲鑒也臣脩亦啟曰或聞蔡襄文字尚在禁中陛下曾親見之乎上曰文字即不曾見無則不可知其必無臣脩奏曰若無文字則事未可知就使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辨眞僞往時夏竦欲陷富弼乃先令婢子學石介書字歲餘學成乃僞作介與弼書謀廢立事書未及上爲言者廉知而發之賴仁宗聖明弼得免禍至如臣自丁母憂服闋初還朝時有嫉臣者乃僞撰臣一劄子言乞沙汰内官欲以激怒群閹是時家家有本中外諠傳亦賴仁宗保全得

至今日由是而言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辨真僞何况止是傳聞疑似之言何可爲信上曰官家若信傳聞蔡襄豈有此命

獨對語 八月十四日

是日昭文與西廳趙侍郎皆在告集賢私忌臣脩獨對崇政殿進呈文字畢歛笏將退上有所問（所問不錄）臣脩因奏曰近聞臺諫累有文字彈奏臣不合專主濮王之議上荷陛下保全知此議非臣所得獨主臺諫文字既悉留中言者於是稍息上曰叅政性直不避

衆怨每見奏事時或與二相公有所異同便相折難其語更無回避亦聞臺諫論事往往面折其短若似奏事時語可知人皆不喜也今後宜少戒此臣脩對曰臣以愚拙敢不如聖訓上曰水災以來是月三日言事者多云不進賢臣脩曰近年以來進賢之路太狹此誠當今之患臣每與韓琦等論議未合上曰何謂進賢路狹中書常所進擬者其人皆如何臣脩對曰自富弼韓琦當國以來十數年間外自提刑轉運內則省府之類選擢甚精時亦得人比於往年絶不同也

然皆錢穀刑名強幹之吏此所謂用材也如臣所言
進賢之路謂館職也上曰如何臣脩曰朝廷用人之
法自兩制選居兩府（今學士舍人待制通謂之兩制）自三館選居兩
制是則三館者輔相養材之地也往時入三館有三
路今塞其二矣此臣所謂太狹也上曰何謂三路臣
脩曰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因差遣例
除一路也往時進士五人已上及第者皆入館職第
一人有及第纔十年而至輔相者今第一人及第者
兩任近十年方得試館職而第二人已下無復得試

是高科一路塞矣往時大臣薦舉隨即召試今但令上簿候館閣闕人與試而館閣人無負數無有闕時則上簿者永無試期是薦舉一路又塞矣唯有因差遣例除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也此臣所謂進賢之路太狹也後數日上因中書奏事遂處分令擇人試館職

御藥陳承禮監造袞冕事 八月

先是三司奏造作諸物舊屬少府監文思院後苑作紫雲樓下近年多別置局以內臣監作各爭占工匠

乞一切依舊歸于有司遂依奏旣而少府監申造袞冕内批令御藥院陳承禮監造中書覆奏上以南郊日近須内臣庶可辦集韓曾二公奏以衛改近降指揮不若令承禮就少府監作上意未決臣脩奏曰此是陛下新降指揮從來所患朝令夕改今若依前用承禮監作只是移御藥院置局就少府監中耳如此何害集事上遂曰可

内降補僧官 九月十九日

先朝僧官有闕多因權要請謁内降補人當時諫官

御史累有論列元帝深悟其事因著令僧職有闕命兩街各選一人較藝而補至是鑒義有闕中書已下兩街選一人未上而内臣陳承禮以寳相院僧慶輔爲請内降令與鑒義中書執奏以爲不可韓曾二公極陳其事臣脩亦奏曰補一僧官當與不當至爲小事何繫利害但中書事已施行而用内降衝改先朝著令則是内臣干撓朝政此事何可啓其漸又奏曰宦女近習自前世常患難於防制今小事若蒙聽許後有大事陛下必以害政不從是初欲姑息而返成

怨望不若絕之於漸此一小事陛下不以爲意而從之彼必自張於外以謂爲上親信朝政可廻在陛下目前似一閑事外邉威勢不小矣上遽可中書所奏令只依條例選試臣脩又奏（一有曰字）事既不行彼必有言萬事只由中書官家豈得自由行一事陛下試思從私請與從公議孰爲得失而韓曾二公亦所陳甚多上皆嘉納也

歐陽文忠公在政府時手錄奏對語此前（一無前字）五事得之林子中家文忠手錄皆密語筆札精

楷蓋欲傳示後今而子瞻不謹身没未幾已流落於他人家其曰追書者皆不見又未知其何在耶後三事亦子中錄以相示云得之於史院

曾布子宣題

又三事

三司使給事中蔡襄除端明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杭州初上自濮邸立爲皇子中外欣然無閒言既即位以服藥故慈壽垂簾聽政嘗爲中書言仁宗既立皇子因追思鄂王等悲傷涕泣宦官宮妾爭相熒

惑而近臣亦有異議者可怪者一二知名人也因言
執政數人不顧家族以定社稷之計而小人幾壞大
事又云近臣文字只在先帝臥床頭近日已於燒錢
爐內焚之矣然莫知爲誰也中書不敢問其姓名但
唯唯而退已而外人亦稍稍言蔡襄嘗有論議尚莫
知虛實既而上疾愈親政數問襄如何人一日因其
請朝假上變色謂中書曰三司掌天下錢穀事務繁
多而襄十日之中在假者四五何不別用人韓公已
下共奏曰三司事無闕失罷之無名今更求一人材

識名望過褎者亦未有脩奏曰褎毎年八十餘多病
况其只是請朝假不趂起居耳日高後便却入省亦
不廢事然毎奏事語及三司未嘗不變色褎亦自云
毎見上必厲色詰責其職事其後諒祚攻劫涇原西
邊日有事宜上遂督中書以邊事將興軍須未備三
司當早選人韓公等初尚揮解上意不回因奏待其
陳乞可以除移初傳者多端或云上在慶寧已聞蔡
異議或云上入宮後親見奏牘尚在至是因蔡乞罷
劄子韓公遂質於上上曰内中不見文字然在慶寧

即已聞之韓公曰事出曖昧若虛實未明乞更審察苟令襄以飛語獲罪則今後小人可以搆害（一作陷字）善人人難立矣曾公曰京師從來善造謗議一人造虛而衆人傳之便以爲實前世以疑似之言陷害忠良者非惟臣下被禍兼與國家爲患脩曰陛下以爲此事果有果無上曰雖不見其文字亦不能保其必無脩曰疑似之謗不唯無迹可尋就令迹狀分明猶須更辨眞僞只如先朝夏竦欲害富弼令其婢子學石介字體久之學成乃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賴仁

宗聖明祇得保全又知臣至和末丁母憂服闋初至
闕下小人中有嫉忌臣者偽撰臣乞沙汰内官奏槀
傳布中外家家有之内臣無不切齒只判銓得六日
爲内臣楊永德以差船事罷知同州亦賴仁宗保全
未久知其無罪遂却留住至今以此而言就令有文
字猶須更辨真偽況此無迹狀陛下幸不致疑韓曾
又各進説上曰數家各有骨肉意謂異議若行則執政被禍又曰
造謗者因甚不及他人據此似聖意未觧也
仁宗既連失褒豫鄂三王遂更無皇子自至和三年

正月得疾踰時不能御殿中外憂恐既而康復自是
言者常以根本爲急交章論述每輙留中故樞密副
使包公拯今翰林學士范景仁所言尤激切其餘不
爲外人所知者不可勝數今樞密富相與昭文韓相
亦屢進說雖余亦嘗因大水言之然初無采納之意
如此五六年言者亦已稍怠嘉祐六年秋余自樞庭
過東府忽見内降一封乃諫官司馬光言立皇子事
既而知江州吕誨亦有䟽論述昭文與集賢曾公及
余晚議來日當將上相顧以爲如何韓公曰若上稍

有意即當力贊成之曾公與余皆曰此吾儕素所願也既而明日奏事垂拱殿二章讀畢未及有所啟仁宗遽曰朕有意多時矣但未得其人余自爲校勘及在諫垣忝兩制迨此二十年每進對常極從容至此始聞仁宗自稱朕既而又左右顧曰宗室中孰爲可韓公惶恐對曰不惟宗室不接外人臣等不知此事豈臣下敢議當出自聖擇仁宗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然近不惠大者可也遂啟曰其名謂何仁宗即道今上舊名曰名某今三十歲矣余等遂力贊之

議乃定余等將下殿又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施
行請陛下今夕更思之臣等來日取旨明日奏事崇
政殿因又啟之仁宗曰決無疑也余等遂奏言事當
有漸容臣等商量所除官來日再奏旣退遂議且判
宗正時今上猶在濮王喪乃議起復自大將軍遥郡
團練使除泰州防禦使來日將上仁宗大喜曰如此
甚好二公與余又奏曰此事若行不可中止乞陛下
斷在不疑仍乞自内中批出臣等奉行仁宗曰此事
豈可使婦人知只中書行可也余等喜躍稱賀時六

年十月也命既出今上再三辭避有旨候服除取旨至七年二月一日服除今上堅卧稱疾前後十餘讓至七月韓公議曰宗正之命始出則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也不若遂正其名使其知愈讓而愈進示朝廷有不可回之意庶幾肯受曾公與余皆以爲然及將上今上累讓表仁宗問如何韓公未對余即前奏曰宗室自來不領職事今外人忽見不次擢此子又判宗正則天下皆知陛下將立爲皇太子也今不若遂正其名命立爲皇子緣防禦使判宗正降誥勅御名得

以堅臥不受若立爲皇子只煩陛下命學士作一詔
書告報天下事即定矣不由御名受不受也仁宗沈思
久之顧韓公曰如此莫亦好否韓公力贊之仁宗曰
如此則須於明堂前速了當遂降詔書立爲皇子仍
更今名自議皇子事凡所奏請皆余與西廳趙侍郎
自書其改名劄子余所書也初擇日旁十字請仁宗
點之其最下一字乃今名也是仁宗親點今封在中
書今上自在濮邸即有賢名及遷入內良賤不及三
十口行李蕭然無異寒士有書數廚而已中外聞者

相賀

嘉祐八年上元京師張燈如常歲歲常以十四日上晨出遊幸諸宮寺賜從臣飲酒留連至暮而歸遂御宣德門與從臣看燈酒五行而罷是歲自正初上覺體中不佳十四日遂不晨出至晚略幸慈孝相國兩寺御端門賜從臣酒三行止自是之後雖日視朝前後殿而寖若不佳既而韓蟲兒事稍稍傳於外云去歲臘月上閑居見一宮婢汲井有小龍纏其汲綆而出以問左右皆云不見上獨見之以爲異遂召宮婢

視之乃宮正柳瑤真之私身韓蟲兒也其後柳夫人宿直閣中明日下直還蟲兒取夜直坐整上獨處閤中召而幸之遂有娠蟲兒自云上已幸我取我臂上金鋜子一隻云爾當爲我生子以此爲驗外人所傳如此而蟲兒於宮中亦自道云上幸我有娠又言金鋜子上與黎伯使藏之矣黎伯者上所愛扶侍内臣黎永德也是月二十七八間春寒微雨上不御崇政殿祇坐延和見群臣奏事而殿中熾爐火云聖體畏風寒蓋自上臨御四十年盛暑未嘗揮扇極寒未嘗

御火至是始見御前設爐火也自是之後上益不豫至于大漸今上即位於柩前中外帖然無一言之異唯韓蟲兒事藉藉不已云大行嘗有遺腹子誕彌當在八九月也九月十七日余以服藥請一日假家居晩傳內出宮女三人送内侍省勘并召醫官產科十餘人坐婆三人入矣十九日入對内東門小殿簾前奏事將退太后呼黄門索韓蟲兒案示中書余等於簾前讀之見蟲兒具招虚偽事甚詳云自正月至今月水行未嘗止今方行也醫官坐婆軍令狀皆云去

歲臘月黎永德奉使成都未還不在閤中而鋌子埋
在柳夫人佛堂前閾下太后使人監蟲兒至埋所自
掘之深尺餘得金鋌子一隻折爲三段矣合之以比
臂上者同秤之各重一兩半兩鋌重輕又同信爲是
矣因以金鋌俾余等傳看之太后言問蟲兒何爲作
此僞事云以免養嬢笞捶度日得好食耳蓋自蟲兒
言有娠太后遣宮人善護之日給緡錢二千以市可
食物如此至其月滿無娠始加窮詰耳余等遂前奏
曰蟲兒事外已暴聞今其僞迹盡露可以釋中外之

疑然蟲兒當勿留庶外人必信也太后曰固當如是旣而樞密院奏事簾前示之如前明日福寧上大行謚册罷見入內都知任守忠於廷中云蟲兒决脊杖二十送承天寺充長髮

奏事錄卷終

濮議序

觀文殿學士行刑部尚書知亳州軍州事臣歐陽脩撰進

臣某頓首死罪言臣聞事固有難明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伯夷叔齊是已夫君臣之義父子之道至矣臣不得伐其君子不得絕其父此甚易知之事也方武王之作也人皆以爲君可伐濮議之興也人皆以爲父可絕是大可怪駭者也盟津之會諸侯不召而至者蓋八百國是舉世之人皆以爲君可伐矣彼

夷齊者耻然孤竹之二羇臣也以其至寡之力欲抗舉世之人而力不能勝言不見察二子以謂吾言廢則君臣之義廢而後世之亂無時而止也乃相與務爲高絶之行以警世於是不食周粟而餓死首陽之下然世亦未之知也後五百餘年得孔子而稱其仁然後二子之道顯使孱王弱主得立於後世而臣不敢伐其君者二子之力也夫以甚易知之事二子爲之至艱如此猶須五百年得聖人而後明然則濮園之議其可與庸人以口舌一日爭耶此臣不得不述

其事以示後世也方濮議之興也儒學舊筆而論臺諫廷立而爭閭巷族談而議是舉國之人皆以爲父可絶矣世又無夷齊以抗之雖然賴天子聖明仁孝不惑群議據經酌禮置園立廟不絶父子之恩以爲萬世法是先帝之明也今士大夫達於禮義者渙然釋其疑蓋十八九（一本作三四）矣固不待夷齊餓死孔子復生而後明也然有不可不記者小人之誣罔也蓋自漢以來議事者何嘗不立同異而濮園之議皆當世儒臣學士之賢者特以爲人後之禮世俗廢久卒

然不暇深究其精微而一議之失出於無情未足害其賢惟三數任言職之臣挾以他事發於憤恨厚誣朝廷而歸惡人主借爲奇貨以買一作賣名而世之人不原其心迹不辨其誣罔翕然稱以爲忠使先帝之志鬱鬱不明於後世此臣子之罪也臣得與其事而知其詳者故不得已而述焉臣某謹序

濮議卷第一　集一百二十

英宗皇帝初即位既覃大慶於天下羣臣並進爵秩恩澤遍及存亡而宗室故諸王亦已加封贈惟濮安懿王上所生父也中書以爲不可與諸王一例乃奏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奏狀具別卷）有旨宜俟服除其議遂格（音閣）治平二年四月上既釋服乃下其奏兩制雜學士待制禮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濮安懿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而已（其議狀具別卷）中書以爲贈官及改封大國當降制行册命而制册有式制則當曰某

親具官某可贈某官追封某國王其册則當曰皇帝若曰咨爾某親某官某令册命爾爲某官某王而濮王於上父子也未審制册稱爲何親及名與不名乃再下其議而珪等請稱皇伯而不名其議狀具別卷中書據儀禮喪服記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又據開元開寶禮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爲所後父斬衰三年是所生所後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皆無改稱皇伯之文又歷檢前世以藩侯入繼大統之君不幸多當衰亂之世不可以爲法唯漢宣帝及

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稱其父爲皇考而皇伯之稱既非典禮出於無稽故未敢施行乃略具古今典禮及漢孝宣光武故事并錄皇伯之議別下三省集官與臺官共加詳議未及集議而皇太后以手書責中書不當（一有議字）稱皇考中書具對所以然（其對劄子具別卷）而上見皇太后手書驚駭遽降手詔罷議而追崇之禮亦寢後數日禮官范鎮等堅請必行皇伯之議其奏留中巳而臺官亦各有論列上旣以皇太后之故決意罷議故凡（一有有字）言者一切留中上聖性聰睿英果燭

理至明待遇臣下禮極謙恭然而不爲姑息臺官所論濮園事旣悉已留中其言他事不可從者又多寢而不行臺官由此積忿出怨言并怒中書不爲施行中書亦嘗奏云近日臺官忿朝廷不用其言謂臣等壅塞言路致陛下爲拒諫之主乞略與施行一二事上曰朝廷當以至公待天下若臺官所言可行當即盡理施行何止略行一二若所言難行豈當應副人情以不可行之事勉強行之豈不害事耶中書以上語切中事理不敢更有所請（一作言）上仍問曰所言莫

有可行而未行者否韓琦已下相顧曰實無之因有一
字奏曰如此則未有是時雜端御史數人皆新被擢用
銳於進取務求速譽見事輒言不復更思職分故事
多乖繆不可施行是時京師大雨水官私屋宇倒塌
無數而軍營尤甚上以軍士暴露聖心焦勞而兩府
之臣相與憂畏夙夜勞心竭慮部分處置各有條目
矣是時范純仁新除御史初上殿中外竦聽所言何
事而第一劄子催修營房責中書何不速了因請每
一營差監官一員中書勘會在京倒塌軍營五百二

十坐如純仁所請當差監官五百二十員每員當直
兵士四人是於國家倉卒多事闕人之際虛破役兵
二千人當直五百員監官而未有毫末笆箔一併與
修未得其狂率踈繆如此故於中書聚議時臣脩不
覺笑之而臺中亦自覺其非後數日呂大防再言乞
兩營共差一官其所言煩碎不識事體不可施行多
類此而臺官不自知其言不可施一無施字行但怨朝廷
沮而不行故呂大防又言今後臺官言事不行者乞
令中書具因何不行報臺其忿戾如此而怨怒之言

一作語漸傳於士大夫間臺官親舊有戲而激咲一作之
一有者字曰近日臺官言事中書盡批進呈訖外人謂御
史臺爲進呈院矣此語甚著朝士相傳以爲戲笑而
臺官益怏怏慙憤遂爲決去就之計以謂因言得罪
猶足取美名是時人主聖德恭儉舉動無差失兩府
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決去就惟濮議未定
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於是相與力言
然是時手詔既已罷議皇伯皇考之說俱未有適從
其他追崇禮數又未嘗議及朝廷於濮議未有過失

故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議而已中書以謂前世議禮連年不決者甚多此事體大況人主謙抑已罷不議有何過舉可以論列於是置而不問臺官羣至中書揚言曰相公宜早了此事無使一作與他人作奇貨上亦已決意罷議故言者雖多一切不聽由是臺官愈益愧恥既勢不能止又其本欲以言得罪而買名故其言惟務激怒朝廷無所忌憚而肆爲誣罔多引董宏朱博等事借指臣某爲首議之人恣其醜詆初兩制以朝廷不用其議意已有不平一有者字及臺憲

有言遂翕然相與爲表裏而庸俗中下之人不識禮義者不知聖人重絶人嗣凡無子者明許立後是大公之道但習見閭閻俚俗養過房子及異姓乞養義男之類畏人知者皆諱其所生父母以爲當然遂以皇伯之議爲是臺官旣挾兩制之助而外論又如此因以言惑衆云朝廷背棄仁宗恩德崇奬濮王而庸俗俚巷之人至相語云待將濮王入太廟換了仁宗木主中外洶洶莫可曉諭而有識之士知皇伯之議爲非者微有一言佑朝廷便指爲姦邪太常博士孫

固嘗有議請稱親議未及上而臺官交章彈之由是有識之士皆鉗口畏禍矣久之中書商量欲共定一酌中禮數行之以息羣論乃略草一事目進呈乞依此降詔云濮安懿王是朕本生親也羣臣咸請封崇而子無爵父之義宜令中書門下以塋爲園即園立廟令王子孫歲時奉祠其禮止於如此而已乃是歲九月也忘其日矣其上覽之略無難色曰只如此極好然須白過太后乃可行且少待之是時漸近南郊朝廷事多臺議亦稍中息上又未暇白太后中書亦更不議

及郊禋既罷明年正月臺議復作中書再將前所呈事目進呈乞降詔上曰待三兩日間白過太后便可施行矣不期是夕忽遣高居簡就曾公亮宅降出皇太后手書云濮王許皇帝稱親又云濮王宜稱皇三夫人宜稱后與中書所進詔草中事絶異而稱皇稱后二事上亦不曾先有宣諭從初中書進呈詔草時但乞上直降詔施行初無一語及慈壽宮而上但云欲白過太后然後施行亦不云請太后降手書此數事皆非上本意亦非中書本意（一作議）是日韓琦以祠

祭致齋惟曾公亮趙槩與臣脩在垂拱殿門閤子内相顧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所爲因請就致齋處召韓琦同取旨少頃琦至不及交言遂同上殿琦前奏曰臣有一愚見未知可否上曰如何琦曰令太后手書三事其稱親一事可以奉行而稱皇稱后乞陛下辭免别降手詔止稱親而却以臣等前日進呈詔草以塋爲園因園立廟令王子孫奉祠等事便載於手詔施行上欣然曰甚好遂依此降手詔施行手詔具別卷初中外之人爲臺官眩惑云朝廷尊崇濮王欲奪仁

宗正統故人情汹汹及見手詔所行禮數止於如此
皆以爲朝廷處置合宜遂更無異論惟建一作是皇伯
之議者猶一作稍以稱親爲不然而呂誨等已納告勑
杜門不出其勢亦難中止遂專指稱親爲非益肆其
誣罔言韓琦交結中官蘇利涉高居簡惑亂皇太后
致降手書又專指臣脩爲首議之人乞行誅戮以謝
祖宗其奏章正本進入副本便與進奏官令傳布誨
等既欲得罪以去故每對見所言悖慢惟恐上不怒
也上亦數諭中書云誨等遇人主無復君臣之禮然

上聖性仁厚不欲因濮王事逐言事官故屈意含容久之至此知其必不可留猶數遣中使還其告勑就家宣召既決不出遂各止以本官除外任蓋濮園之議自中書始初建一作啟請以至稱親立廟上未嘗有一言欲如何追崇但虛懷恭已一付大臣與有司而惟典禮是從爾其不稱皇伯欲稱皇考自是中書執議上亦無所偏執及誨等累論久而不決者蓋以上性嚴重不可輕回謂已降手詔罷議故稱伯稱考一切置而不議爾非意有所偏執也上嘗諭韓琦等云

昔漢宣帝即位八年始議追尊皇考昨中書所議何太速也以此見上意慎重不敢輕議耳豈欲過當追崇也至於中書惟稱號不敢用皇伯無稽之說欲一遵典故耳其他追崇禮數皆未甞議及者蓋皇伯皇考稱呼猶未決而遽罷議故未暇及追崇之禮也其後所議止於即園立廟而已如誨等廣引哀桓之事為厚誣者皆未甞議及也初誨等既決必去之意上屈意留之不可得趙瞻者在數人中尤為庸下殊不識事體遂揚言於人云昨來官家但不曾下拜留我

耳以此自誇有德色而呂誨亦謂人曰嚮若朝廷於臺官所言事十行得三四使我輩遷延亦不至決去由是言之朝廷於濮議豈有過舉逐臺官豈是上本意而誨等決去豈專為濮議耶士大夫但見誨等所誣之言而不知濮事本末不究誨等用心者但謂以言被黜便是忠臣而爭為之譽果如誨等所料誨等既果以此得虛名而薦誨等者又欲因以取名夫揚君之惡而彰巳善猶不可況誣君以惡而買一作賣虛名哉嗚呼使誨等心迹不露而誣罔不明先帝之志

不諭於後世臣等之罪也故直書其實以備史官之
采

漢儀卷第一

或問罷議之詔有權罷之文議者謂權罷者有待之言也蓋朝廷追於皇太后不得已而罷故云權罷者欲俟皇太后千秋萬歲後復議追崇耳朝廷之意果如是乎答曰此厚誣之一事也使朝廷果有此意手詔雖無權字他日別議追崇何施不可何必先露此意示人是時臺諫方吹毛求疵以指爲朝廷過失若君臣果有此意亦當深謀密計豈肯明著詔令以資言者之口問者曰然則何故云權罷答曰事體自當

如此爾追崇以彰聖君之孝而示天下也本無中罷之理今不得已而罷當為遮邏之辭故云權罷集議更令禮官徐求典禮者乃體當如此一有耳字此事人所易知而吕誨等欲恐迫人主故厚誣以有待之說也先帝每語及此事則不勝其憤仰天而歎曰天鑒在上豈有此心或問皇太后既已責中書不當議稱皇考而手書復有稱皇稱后等事議者謂韓琦交結高居簡惑亂皇太后請降手書其稱親稱皇稱后皆非皇太后本意果若是乎答曰手書非皇太后本意事

出禁中非外人所得知也若云因韓琦使高居簡請降手書則又厚誣也何以明之若手書是韓琦所請既降出便合奉行豈敢却有沮難又請上別降手詔也以此而言但見韓琦沮止手書稱皇稱后二事不見琦請降手書也一作詔問者又曰然則出於上意乎答曰亦非也若出於上意亦一作則當先諭中書商議安得絕無一言及之又若上意果有所主而中書雖欲不奉行猶須再三論列方可回聖意豈有韓琦一言上即從之略無難色以此知上意不主也問者又

曰然則稱皇稱后是哀桓之事中書以爲非而不奉行者也而呂誨表乃一作又云致主之謀不恥哀桓之亂制者何謂也答曰此所以爲厚誣也且稱親置園寢及稱皇考皆是漢宣光武事呂誨等指以爲哀桓之亂制乃是指鹿爲馬爾以此見其誣罔何所不至也據漢書師丹上䟽云定陶恭皇謚號既已前定義不可復改據此則恭王稱皇乃師丹許以爲是者故云不可復改爾昨國家於濮王固自不議稱皇就使稱皇亦是師丹所許者也問者曰若此則師丹當時

與漢爭論何事答曰董宏欲去定陶國號而止稱恭皇及欲立廟京師爾此二事是師丹所爭也蓋恭皇之號常繫於定陶則自是於諸侯國稱皇爾與漢不相干也若止稱恭皇而不繫以國則有進干漢統之漸又立廟京師則亂漢宗廟此師丹不得不爭也所濮王既不稱皇而立廟止在濮園事無差僭而呂誨等動以師丹自比不知朝廷有何過舉誨等果爭論何事也問者曰誨等所論者稱親也稱親果是乎答曰稱親是矣此乃漢宣故事也謹按宣帝之父曰史

皇孫初丞相蔡義議稱親謚曰悼裁置奉邑而已其後魏相始改親稱皇考而立廟京師至哀帝時議毀漢廟不合禮經者於是毀悼皇考廟在京師者是時丞相平晏等百餘人議曰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由是言之立廟京師則當毀稱親置奉邑則自合經義也所謂應經義者即儀禮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是也親者父母之稱也問者曰京師廟既毀而又毀奉明園者何也答曰漢制宗室諸侯王皆有園悼皇考自合置園初名奉明園置奉邑三百家可

矣其後增為一千六百家而改奉明園為縣則僭天子之制矣故議戔之也今國家追崇濮王其禮數三而已稱親一也置園二也立廟三也稱親則漢儒所謂應經義者也置園則漢宗室諸侯王之制也立廟則一品家廟之制也如漢諸王廟當在本國今濮國（一有為字）虛名無立廟處故即園而立廟爾其依經合義可以為萬世法也問者曰漢儒既以稱親為應經義又以兩統貳父為非（一有禮字）者何謂也豈其議自相矛楯乎答曰兩議皆是不相矛楯也其初稱親而置邑

也止在下國與漢朝不相干故不違經義也及其後
立廟於京師與漢祖宗並立至元帝時議毀親盡之
廟時昭帝旣以親未盡不毀悼皇考亦以親未盡不
毀是則悼皇考與漢祖宗並爲世數此爲（一作謂字）兩統
貳父也元帝旣上承昭宣而又承悼皇考爲世所謂
違離祖統者其議皆是也使悼皇考廟在奉明園而
不與漢朝宗廟相干豈有兩統貳父之說乎問者曰
父有貳乎答曰何止貳也父之別有五母之別有八
皆見於經與禮而父之別曰父也所生父也所後父

也同居繼父也不同居繼父也不同居繼父者父死而母再適人子從而暫寓其家後去而異居矣猶以暫寓其家之恩終身謂其人爲父而所生父者天性之親也反不得謂之父是可謂不知輕重者也問者曰父母之名果不可改乎對曰能深嫉爲後者尊其父母莫如魏明帝也明帝之詔曰有謂考爲皇稱妣爲后者大臣共誅之然則稱皇與后是其所禁而考妣之名雖明帝不能易也明帝之不能易是不可改也問者曰所生所後父之名徒見於禮文而今世未

嘗用也今公卿士大夫至于庶人之家養子爲後者皆以（一有其字）所生父爲伯叔久矣一旦欲用古禮而違世異俗其能使衆論不諠乎荅曰禮之廢失久矣始於閭閻鄙俚之人不知義禮者壞之而士族之家因相習見遂以成風然國家之典禮則具存也今士大夫峩冠束帶立於朝廷號爲儒學之臣爲天子議禮乃欲不遵祖宗之典禮（謂開寶通禮五服年月等書）而徇閭閻鄙俚之弊事此非臣某之所敢知也使臣以此得罪臣固無慙而不悔也況所謂以養子所生爲伯叔父者

今但行於私家爾有司之議禮議律則未嘗不遵典
禮也方禮官議以濮王爲皇伯也是時王子融卒初
故相王曾之無子也以其兄子融之子繹爲後及子
融之死也禮官議繹服所生父齊衰朞而心喪三年
夫以子融爲所生父是典禮也以濮王爲伯是閭閻
之所稱也兩議並發於一時而爲臣下議則用典禮
爲天子議則用閭閻其任情顛倒有如此而人莫與
之辨也問者曰或謂所生父之名出於喪服記止可
爲議服而言其他不可稱也果若是乎答曰律言所

養父殺其所生父聽其子告若云豈因議服而言乎
問者曰禮有明文（一作禮存父名）而世不用者何也答曰聖
人以立後爲公不畏人知故不諱不諱則其子必有
所生父母也小人不知義禮以養子爲私畏人知之
故諱其自有父母欲一心以爲我生之子故唯恐諱
之不密也嘗試論之曰（一本無此五字）古之不幸無子而以
其同宗之子爲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
而後世閭閻鄙俚之人則諱之諱之則不勝其欺與
僞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之子諱其父母而自

欺以爲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爲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爲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踈之序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一有而字）眞絕其天性與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絕之是大僞也夫閭閻鄙俚之人之（一作其）慮於事者亦已深矣然而苟竊欺僞不可以爲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爲人道莫大於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至公也何必

諱哉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爲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此理之自然也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僞可以爲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爲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所生之親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朞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諱故著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用之問者曰以濮王稱親則於仁宗之意如何答曰大哉仁宗皇帝之至聖至明也知立後爲公不畏人知而不諱也故明詔天下曰

是濮安懿王之子也然則濮安懿王者爲所生父可知矣此仁宗先告于天下矣所謂簡易明白不茍不竊不欺不僞者聖人之法也問者曰議者以謂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也此兩制議稱皇伯議狀之文也如是則恭愛可專施於一而不分施於二也使上之待濮王也既不施恭又不施愛是以行路之人待其所生也不亦過乎答曰行路之人遇其鄉閭之長者與有德者則必竦然有肅恭之容遇其交遊故舊久不相見者則必忻然有驩愛之語今遇其所生而既

不施恭又不施愛是不如行路之人也忍爲斯言者誰乎君子之爲言也度可行於已然後可責於人今斯人也偶不爲人後耳使其自度爲人後而能以不恭不愛待其父母則能忍而爲此言也問者曰爲人後而不絕其所生之恩者施於臣民可矣施於國家而有宗廟社稷之重則將干乎正統柰何答曰濮園之稱親立廟今二歲矣而與宗廟朝廷了不相關也其於正統有何所干乎於此足以見言者之誣罔也復何疑乎

濮議卷第二終

濮議卷第三　集一百二十二

中書請議濮王典禮奏狀

韓琦等狀奏伏以出於天性之謂親緣於人情之謂禮雖以義制事因時適宜而親必主於恩禮不忘其本此古今不易之常道也伏惟皇帝陛下奮乾之健乘離之明擁天地神靈之休荷宗廟社稷之重即位以來仁施澤浹九族既睦萬國交歡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陛下受命先帝躬承聖統顧以大義後其私恩慎之重之事不輕發臣等忝備宰弼實

聞國論謂當考古酌禮固宜稱情使有以隆恩而廣愛庶幾上以彰孝治下以厚民風臣等伏請（一本臣等四字却作頓首）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處其當以時施行

兩制禮官議狀

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言皆如親子也又為

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
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又爲人後者
爲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
以此觀之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
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
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
或推尊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
不敢引以爲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
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

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今竊以爲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爲宜稱

中書進呈劄子

準内降翰林學士王珪等奏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稱者伏詳王珪等所奏未見詳定濮安懿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欲乞再下王珪等詳定聞奏

兩制禮官再議稱皇伯狀

臣等𠫭詳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楚王元佐以皇兄詔

書不名仁宗即位涇王元儼以皇叔贊拜不名天聖
五年加詔書不名此國朝崇奉尊屬故事今濮安懿
王於仁宗皇帝其屬爲兄於皇帝合稱皇伯而不名
謹具狀聞奏伏候勑旨

中書請集官再議進呈劄子

準內降翰林學士王珪等狀稱臣等參詳真宗大中
祥符八年楚王元佐以皇兄詔書不名仁宗即位涇
王元儼以皇叔贊拜不名天聖五年加詔書不名此
國朝崇奉尊屬故事今濮安懿王於仁宗皇帝其屬

爲兄於皇帝合稱皇伯而不名者臣等謹按儀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及按令文與五服年月勅並云爲人後者爲其所後父斬衰三年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齊衰期即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爲皇考今来王珪等議稱皇伯於典禮未見明有引據伏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臺官定議聞奏

奏慈壽宮劄子

二十三日中使韓和齋到皇太后實封劄子一封付

中書爲尚書省集議濮王典禮事中書檢勘自皇帝登極後應皇親尊屬並各追封加贈惟有濮王幷夫人爲是皇帝本生父母合下有司檢尋典禮幷前代故事遂具奏請尋奉聖旨候過諒闇別取旨近自皇帝釋服從吉遂再奏乞下兩制以上及太常禮院詳定尋據王珪等奏稱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中書爲未見議定合稱何親再下詳議續據王珪等議稱皇伯中書檢詳儀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及令文與

五服年月勑並云爲人後者爲所後父斬衰三年係
養服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齊衰期係正服即出繼之
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是古今禮律明文其王珪
等議稱皇伯即前代並無典故須今奏乞下尚書省
集官再議只是令議合稱呼何親所有合行尊崇典
禮未曾議及今來忽蒙皇太后降出指揮臣等竊恐
是間諜之人故要衒惑聖聽離間兩宮將前代已行
典禮隱而不言但進呈一作呈字皇伯無稽之說欲撓公
議臣等各是先朝舊臣若於仁宗承繼大統有礙事

體豈敢妄爲自取衆人之罪况今來已奉皇帝手詔令權罷集議臣等若不具述前後理道慮皇太后不知始末無外廷凡百公（一作博）議若皇太后却欲親見兩府并百官理會竊恐有虧聖德兼臣等限以朝廷規制亦必不敢對見謹具奏聞謹奏

稱親手詔

朕面奉皇太后慈旨爲議濮安懿王典禮久未施行已降手書付中書濮安懿王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令朕稱親仍尊濮安懿

王爲濮安懿皇王氏韓氏任氏並稱后朕以方承大
統懼德不勝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
當且欲以塋爲園增置吏卒守衛即園立廟俾王子
孫主奉祠事皇太后諒茲誠懇即賜允從宜令中書
門下依此施行

牓朝堂手詔

朕近奉皇太后慈旨濮安懿王令朕稱親仍有追崇
之命朕惟漢一有史字宣帝本生父稱曰親又謚曰悼裁
置奉邑皆應經義既有典故遂遵慈訓而不敢當追

崇之典朕又以上承仁考宗廟社稷之重義不得無奉其私親故但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世襲濮國自主祭祀遠嫌有別蓋欲爲萬世法豈皆權宜之舉哉而臺官呂誨等始者專執合稱皇伯進（一作追）封大國之議朕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進（一作追）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向自罷議之後誨等奏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干亂正統之事皆朝廷未嘗議及者歷加誣詆自比師丹意欲搖動人情衒惑衆聽以至封

還告勑擅不赴臺明繳留中之奏於中書錄傳訕上
之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親立廟皆爲
不當朕覽誨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俟祥
禫既畢然後講求典禮褒崇本親今反以稱親爲非
前後之言自相牴牾繼以堯俞等不顧義理更相唱
和旣撓權而恃衆復歸過以取名朕姑務含容屈於
明憲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尚慮搢紳之間士民之衆
不詳本末但惑傳聞欲釋羣疑理宜申諭宜令中書
門下俾御史臺出牓朝堂及進奏院遍牒告示庶知

朕意

濮議卷第四　　集一百二十三

劄子一首 是歲十月撰不曾進呈

臣伏見朝廷議濮安懿王典禮兩制禮官請稱皇伯中書之議以謂事體至大理宜慎重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稱考於經史皆無所據方欲下三省百官博訪群議以求其當陛下屈意手詔中罷而衆論紛然至今不已臣以謂衆論雖多其說不過有三其一曰宜稱皇伯者是無稽之臆說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是厚誣天人之言也其三曰不當用漢

宣哀爲法以干亂統紀者是不廣本末之論也臣請爲陛下條列而辨之謹按儀禮喪服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報者齊衰期也謂之降服以明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又按開元開寶禮國朝五服年月喪服令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蓋以恩莫重於所生故父母之名不可改義莫重於所繼故寧抑而降其服此聖人所制之禮著之六經以爲萬世法者是中書之議所據依也若所謂稱皇伯者考於六經無之方今國朝見行典禮及律令皆

無之自三代之後秦漢以來諸帝由藩邸入繼大統者亦皆無之可謂無稽之臆說矣夫儀禮者聖人六經之文開元禮者有唐三百年所用之禮開寶通禮者聖宋百年所用之禮五服年月及喪服令亦皆祖宗累朝所定方今天下共行之制今議者皆棄而不用直欲自用無稽之臆說此所以不可施行也其三曰簡宗廟致水災者臣伏以上天降災皆主人事故自古聖王逢災恐懼多求闕政而修之或自知過失而改悔之庶幾以塞天譴然皆須人事已著於下則

天譴爲形於上今者濮王之議本因兩制禮官違經棄禮用其無稽之臆說欲定皇伯之稱中書疑其未可施行乃考古今典禮雖有明據亦未敢自信而自專方更求下外廷博議而陛下遽詔中罷欲使有司徐求典禮是則臣下慎重如此人君謙畏如此君臣不敢輕議妄舉而天遽譴怒殺人害物此臣所謂厚誣天也議猶未決仍罷不議而便謂兩統二父以致天災者厚誣人也其三引漢宣哀之事者臣謹按漢書宣帝父曰悼皇考初稱親謚曰悼置奉邑寢園而

已其後改親稱皇考而立廟京師皇考者親之異名爾皆子稱其父之名也漢儒初不以爲非也自元帝以後貢禹韋玄成等始建毀廟之議數十年間毀立不一至哀帝時大司徒平晏等百四十七人奏議云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是不非宣帝稱史皇孫爲親也所謂應經義者即儀禮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是也惟其立廟京師亂漢祖宗昭穆故晏等以謂兩統二父非禮宜毀也定陶恭王初但號共皇立廟本國師丹亦無所議至其後立廟京師欲去定

陶不繫以國有進干漢統之漸丹遂大非之故丹議云定陶恭皇謚號已前定議不得復改而但論立廟京師爲不可爾然則稱親置園皆漢儒所許以爲應經義者惟去其國號立廟京師則不可爾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議何事不尋漢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故謂不原本末也中書之議本謂稱皇伯無稽而禮經有不改父名之義方議名號猶未定故尊崇之禮皆未及議而言事者便引漢去定陶國號立廟京師之事厚誣朝廷以爲干亂大統何其過論也夫去國號

而立廟京師以亂祖宗昭穆此誠可非之事若果爲
此議宜乎指臣等爲姦邪之臣而人主有過舉之失
矣其如陛下之意未嘗及此而中書亦初無此議而
言事者不原本末過引漢世可非之事以爲說而外
庭之臣又不審知朝廷本議如何但見言事者云云
遂以爲欲加非禮干亂統紀信爲然矣是以衆口一
辭紛然不止而言事者欲必遂其皇伯無稽之說牽
引天災恐迫人主而中書守經執禮之議及指以爲
姦邪之言朝廷以言事之臣禮當優容不欲與之爭

辨而外庭群論又不可家至而户曉是非之禮不辨上下之情不通此所以呶呶而不止也夫爲人後者旣以所後爲父矣而聖人又存其所生父名者非曲爲之意也蓋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旣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矣夫無子者得以宗子爲後是禮之所許也然安得無父而生之子以爲後乎此聖人所以不諱無子者立人之子以爲後亦不諱爲人後者有父而生蓋不欺天不誣人也故爲人後者承其宗之重任其子之事而不得復歸於本

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與其事至於喪服降而抑之一切可以義斷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易之則欺天而誣人矣子爲父母服謂之正服出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齊衰期謂之降服又爲所後父斬衰三年謂之義服今若以本生父爲皇伯則濮安懿王爲從祖父又爲小功而濮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及爲義服自宗懿已下本生兄弟於禮雖降猶爲大功是禮之齊衰期今又爲小功禮之正服今反爲義服上於濮王父也反服小功於宗懿等兄弟也

反服大功此自古所以不稱所生父爲伯父叔父者稱之則禮制乖違人倫錯亂如此也伏惟陛下聰明睿聖理無不燭今衆人之議如彼中書之議如此必將從衆乎則衆議不見其可欲違衆乎則自古爲國未有違衆而能舉事者　顧陛下霈然下詔明告中外以皇伯無稽决不可稱而今所欲定者正名號爾至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議庶幾群疑可釋若知如此而猶以謂必稱皇伯則雖孔孟復生不能復爲之辨矣

爲後或問上

或問爲人後者不絕其所生之親可乎曰可矣古之人不絕也而降之何以知之曰於經見之何謂降而不絕曰降者所以不絕也若絕則不待降也所謂降而不絕者禮爲人後者降其所生父母三年之服以爲朞而不改其父母之名者是也問者曰今之議者以謂爲人後者必使視其所生若未嘗生已者一以所後父爲尊卑疎戚若於所後父爲兄則以爲伯父爲弟則以爲叔父如此則如之何余曰吾不知其何

所稽也茍如其說沒其父母之名而一以所後父爲尊卑疎戚則宗從世數各隨其遠近輕重自有服矣聖人何必特爲制（一有爲字）降服乎此余所謂若絕則不待降者也稽之聖人則不然昔者聖人之制禮也爲人後者於其父母不以所後之父尊卑疎戚爲別也直自於其父子之間爲降殺爾親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爾喪服是也其必降者示有所屈也以其承大宗之重尊祖而爲之屈爾屈於此以伸於彼也生莫重於父母而爲之屈者以見承大宗者亦重也所以

勉爲人後者知所承之重以專任人之事也此以義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臨之以大義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之於至仁則不可絶其天性絶人道而滅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爲也故聖人之於制服也爲降三年以爲朞而不没其父母之名以著於六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以見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没也此所謂降而不絶者以仁存也夫事有不能兩得勢有不能兩遂爲子於此則不得爲子於彼矣此俚巷之人（一作人之）所共知也故其言曰爲人後者爲

之子此一切之論非聖人之言也是漢儒之說也及一作乃衆人之所能道也質諸禮則不然方子夏之傳喪服也茍如衆人一切之論則不待多言也直爲一言曰爲人後者爲之子則自然視其父母絶若未嘗生已者矣自然一以所後父爲尊卑踈戚矣柰何彼子夏者獨不然也其於傳經也委曲而詳言之曰視所後之某親某親則若子若子者若所後父之真子以自處而視其族親一以所後父爲尊卑踈戚也故曰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

若子猶嫌其未備也又曰爲所後者之兄弟之子若子其言詳矣獨於其所生父母不然而別自爲服曰爲其父母報蓋於其所生父母不使若爲所後者之真子者以謂遂若所後者之真子以自處則視其所生如未嘗生已者矣其絶之不已甚乎此人情之所不忍者聖人亦所不爲也今議者以其所生於所後爲兄者遂以爲伯父則是若所後者之真子以自處矣爲伯父則自有服不得爲齊衰期矣亦不得云爲其父母報矣凡見於經而子夏之所區區分別者皆

不取而又忍爲人情之所不忍者吾不知其何所稽也此大義也不用禮經而用無稽之說可乎不可也問者曰古之人皆不絕其所生而今人何以不然曰是何言歟今之人亦皆然也而又有加於古焉今開寶禮及五服圖乃國家之典禮也皆曰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母齊衰期服雖降矣必爲正服者示父母之道在也爲所後父斬衰三年服雖重矣必為義服者示以義制也而律令之文亦同五服者皆不改其父母之名質於禮經皆合無少異而五服之圖又加

以心喪三年以謂三年者父母之喪也雖以爲人後之故降其服於身猶使行其父母之喪於其心示於所生之恩不得絶於心也則令人之爲禮比於古人又有加焉何謂令人之不然也

爲後或問下

問者曰子不能絶其所生見於經見於通禮見於五服之圖見於律見於令其文則明矣其所以不絶之意如之何曰聖人以人情而制禮者也問者曰事有不能兩得勢有不能兩遂爲子於此則不得爲子於

彼此豈非人情乎曰是衆人之論也是不知仁義者也聖人之於人情也一本於仁義故能兩得而兩遂此所以異乎衆人而為聖人也所以貴乎聖人而為衆人法也父子之道正也所謂天性之至者仁之道也為人後者權也權而適宜者義之制也恩莫重於所生義莫重於所後仁與義二者常相為用而未嘗相害也故人情莫厚於其親抑而降其外物者廹於大義也降而不絶於其心者存乎至仁也抑而降則仁不害乎義降而不絶則義不害乎仁此聖人能以

仁義而相爲用也彼衆人者不然也其爲言曰不兩得者是仁則不義義則不仁矣夫所謂仁義者果若是乎故曰不知仁義者衆人也嗚呼聖人之以人情而制禮也順適其性而爲之節文爾有所强焉不爲也有所拂焉不爲也況欲反而易之其可得乎今謂爲人後者必絶其所生之愛豈止强其所難而拂其欲也是直欲反其天性而易之曰爾所厚者爲我絶之易爾之厚於彼者一以厚於此是其可以强乎夫父母猶天地其大恩至愛無以加者以其生我也今

苟以爲人後之故一旦反視若未嘗生我者其絕之固已甚矣使其眞絕之歟是非人情也迫於義而（一有僞字）絕之歟則是仁義者教人爲僞也是故聖人知其無一可也以謂進承人之重而不害於仁退得伸其恩而不害於義又全其天性而使不陷於爲僞惟降而不絕則無一不可矣可謂曲盡矣夫惟仁義能曲盡人情而善養人之天性以濟於人事無所不可也故知義可以爲人後而不知仁不絕其親者衆人之偏見也知仁義相爲用以曲盡人情而善養人之天

性使不入於僞惟達於禮者可以得聖人之深意也問者曰爲人後而有天下者不絕其所生則將干乎大統奈何曰降則不能干矣自漢以來爲人後而有天下者尊其所生多矣何嘗干於大統使漢宣哀不立廟於京師以亂昭穆則其於大統亦何所干乎

一有於字

漢魏五君篇

治平二年秋八月京師大雨水壞官私廬舍而民被壓溺者千餘人或謂是時方議濮王典禮議者以謂天災之應信乎曰議猶未決而天已降災殺人害物

此厚誣天人之言也余已論之詳矣問者曰前世已驗之事如之何曰自漢以來由諸侯入繼大統之君多矣不可遍舉今略舉入繼大統之君追尊所生父母者二人不追尊父母者三人而試推以禍福之驗可以知之矣其追尊所生者二人曰漢宣帝也光武也宣帝初稱其父曰親置園邑而奉之漢儒以爲應經義者也光武稱其父爲皇考立廟南陽而祭之後世無非者是皆進不干大統退不絕本親最爲得禮而宣帝爲前漢中興之主光武爲後漢世祖其德業

隆盛天下富安享國長久此二人者追尊所生者也天不降以禍而降之以福生爲明帝歿享榮名爲萬世所尊者也其不追崇所生者三人曰魏廢帝也高貴鄉公也常道鄉公也魏自明帝無子養齊王芳以爲子乃下詔後世有入繼之主敢追尊父母者大臣共誅之故終魏之世謹遵其約然自明帝下詔後連三世皆以宗子入繼皆不敢追尊其父母其一曰齊王芳立十六年而被廢謂之廢帝其次曰高貴鄉公立七年爲司馬文王所弒其次曰常道鄉公立七年

爲晉所篡魏遂以滅亡此三人者能不追尊其所生者也天不降以福而降之以禍一被廢一被弑一被篡喪身亡國爲萬世所悲者也彼漢魏五君者其享國盛衰長短雖自有歷數繫於天命不繫於一作其追尊所生與不追尊也然就以禍福推之追尊者未必不享福不追尊者未必不得禍也

晉問

或謂爲人後者改其所生父母之名考於六經與古今典禮固無之矣而前世有天下之君多矣果無之

乎曰有而不足法也蓋自漢以來由藩侯入繼大統其爲人後合禮而得正之君皆無之也惟五代晉出帝嘗以其所生父爲皇伯矣此何足道也彼出帝者立不以正非爲後繼統之君也蓋其不當立而立必絕其所生則得立不絕則不得立故不得已而絕之也出帝父曰敬儒高祖之兄也敬儒早卒高祖憐出帝孤而養以爲己子而高祖自有子五人高祖疾病以其子重睿託於大臣及高祖崩晉大臣背約欲得長君故捨重睿而立出帝其義不當立惟欺天下以

爲高祖眞子故得立則其勢豈敢復顧其所生父也哉其以爲皇伯者不得已也蓋立不以正之君又不得已而至此其可爲後世法哉嗚呼五代之際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絶先王之制度文章於是掃地矣蓋篡逆賊亂之始一作世也而晉氏尤甚自高祖與契丹爲父子出帝以耶律德光則爲祖以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其可以人理責乎是其可以爲世法乎出帝既立不旋踵而契丹滅晉遷其族于北荒幽之黄龍府舉族餓死永爲夷狄之鬼其滅亡禍敗自

古未有若斯之酷也議者謂漢哀桓亂世不足爲法可矣若晉出帝者果可爲法乎

濮議卷第四終

可矣若晉出帝者果可爲法乎
古未有若斯之酷也議者謂漢哀帝亂世不足爲法

崇文總目叙釋一卷 集一百二十四

易類

前史謂秦焚三代之書易以卜筮而得不焚及漢募群書類多散逸而易以故最完及學者傳之遂分為三一曰田何之易始自子夏傳之孔子卦象爻彖與文言說卦等離爲十一篇而說者自爲章句易之本經也二曰焦贛之易無所師授自言得之隱者第述陰陽災異之言不類聖人之經三曰費直之易亦無師授專以彖象文言等參解卦一作易文凡以彖象文

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田何之學施孟梁丘之徒最盛費氏初微止傳民間至後漢時陳元鄭衆康成之徒皆學費氏費氏興而田學遂息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其本及王弼爲注亦用卦一作彖象相雜之經自晉已後弼學獨行遂傳至今然易比五經其來最遠自伏羲畫卦下更三代別爲三易其變卦五十有六命名皆一作甚殊至於七八九六筮占之法亦異周之末世夏商之易已亡漢初雖有歸藏已非古經今書三篇莫可究矣獨有周易時更三聖世歷三古雖說

著各自名家而聖人法天地之緼則具存焉

書類

書原於號令而本之史官孔子刪爲百篇斷堯訖（一作迄）秦序其作意遭秦之故孔子末孫惠與濟南伏勝各藏其本于家楚漢之際勝失其所藏但口以傳授勝既耄昏乃繆合二十四篇爲二十九歐陽夏侯之徒皆學之寫以漢世文字號今文尚書至武帝時孔惠之書始出屋壁百篇皆在而半巳磨滅又皆科斗文字惠孫安國以隸古定之得五十八篇爲之作傳

號古文尚書至陳隋之間伏生之學廢絕而孔傳獨行先是時（一作）孔傳亡其舜典東晉梅頤（一作賾）乃以王肅所注伏生舜典足其篇至唐孝明不喜隸古始更以今文行于（一作於）世

詩類

昔孔子刪古詩三千餘篇取其三百一十一篇著于經秦楚之際亡其六漢興詩分爲四一曰魯人申公作訓詁號魯詩二曰齊人轅固生作傳號齊詩三曰燕人韓嬰作內外傳號韓詩四曰河間人毛公作故

一作詁訓傳號毛詩三家並立學官而毛以後出至平
一作章帝時始列于學其後馬融賈逵鄭衆康成之徒
皆發明毛氏其學遂盛魏晉之間齊魯之詩廢絕韓
詩雖在而益微故毛氏獨行遂傳至今韓嬰之書至
唐猶在今其存者十篇而已漢志嬰書五十篇今但
存其外傳非嬰傳詩之詳者而其遺說時見於他書
與毛之義絕異而人亦不信去聖既遠誦習各殊至
於考風雅之變正以知王政之興衰其善惡美刺不
可不察焉

禮類

禮樂之制盛于三代而大備於周三代之興皆數百年而周最久始武王周公修太平之業畫天下以爲九服上自天子至于一作於庶人皆有法度方其郊祀天地開明堂以會諸侯其車旗服器文章爛然何其盛哉一作也及幽厲之亂周室衰微其後諸侯漸大然齊桓賜胙而拜晉文不敢必請隧以禮維持又二百餘年禮之功亦大矣下更戰國禮樂殆絶漢興禮出淹中后戴諸儒共爲補綴得百餘篇三鄭王肅之徒

皆精其學而說或不同夫禮極天地朝廷宗廟凡人之大倫可謂廣矣雖二（一作百）家殊說豈不博哉自漢以來沿革之制有司之傳著于書者可以覽焉

樂類

三代禮樂自周之末其失（一作亡）已多又經秦世滅學之暴然書及論語孝經得藏孔氏（一作子）之家易以卜筮不禁而詩本諷誦不專在於竹帛人得口以傳之故獨禮之於六經其亡最甚而樂又有聲器尤易爲壞失及漢興考求典籍而樂最缺（一作闕）絕學者不能

自立遂并其說於禮家書爲五經流別爲六藝夫樂所以達天地之和而飭化萬物要之感格人神象見功德記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所以王者有因時制作之盛何必區區求古遺缺（一作闕）至於律呂鍾石聖人之法雖更萬世可以考也自漢以來樂之沿革惟見史官之志其書不備隋唐所錄今著其存者云

春秋類

昔周法壞而諸侯亂平王以後不復雅而下同列國吳楚徐夷並僭稱王天下之人不禀周命久矣孔子

生其一作於末世欲推明王道以扶一作抹周乃聘諸侯極陳君臣之理一作禮諸侯無能用者退而歸魯即其舊史考諸行事加以王法正其是非凡其所書一用周禮爲春秋十二篇以示後世後世學者傳習既久其說遂殊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鄒氏夾氏分爲五家鄒夾最微自漢世已廢而三家盛行當漢之時易與論語分爲三詩分爲四禮分爲二及學者散亡僅存其一而餘家皆廢獨春秋三傳並行至今初孔子大修六經之文獨於春秋欲以禮法繩諸侯故其辭

尤謹約而義微隱學者不能極其說故三家之傳於聖人之旨各有得焉太史公曰爲人君者不可不知春秋豈非王者之法具在乎

論語類

論語者蓋孔子相與弟子時人講問應答之言也孔子卒群弟子論次其言而撰之漢興傳者三家魯人傳之謂之魯論齊人傳之謂之齊論而齊論增問王知道二篇今文無之出於孔子壁中者則曰古論有兩子張是三家者篇第先後皆所不同考今之次即

所謂魯論者也

小學類

古者教學之法八歲而入小學以習六甲四方書數之藝至於成童而後授經儒者究極天地人神事物之理無所不通故其學有次第而後大成焉爾雅出於漢世正名命物講說者資之於是有訓詁之學文字之興隨世轉易務趨便省久後乃或亡其本（七字一作者或去其本）三蒼之說始去字法而許慎作說文於是有偏傍之學五聲異律清濁相生而孫炎始作字音於

是有音韻之學篆隸古文爲體各異秦漢以來學者務極其能於是有字書之學先儒之立學其初爲法未始不詳而明而後世猶或訛失（二字一作失之）故雖小學不可闕焉

正史類

昔孔子刪書上斷堯典下訖秦誓著爲百篇觀其堯舜之際君臣相與吁俞和諧於朝而天下治三代已下約束賞罰而民莫敢違考其典誥誓命之文純深簡質丁寧委曲爲體不同周衰史廢春秋所書尤謹

容矣非惟史有詳略抑由時君功德薄厚異世而殊文哉自司馬氏上採黃帝迄于漢武始成史記之一家由漢以來千有餘歲其君臣善惡之迹史氏詳焉雖其文質不同要其治亂興廢之本可以考焉

編年類

昔春秋之後繼以戰國諸侯交(一作皆)亂而史氏廢失策書所載紀次不完司馬遷始爲紀傳表志之體網羅千載馳騁其文其後史官悉用其法春秋之義著元景謹一時無事猶空書其首月以謂四時不具則

不足成年所以上尊天紀二字一作時紀下正人事自晉荀悅為漢紀始復編年之體學徒稱之後世作者皆與正史並行云

實錄類

實錄起於唐世自高祖至于一作於武宗其後兵盜相交史不暇錄而賈緯始作補錄十或得其二三五代之際尤多故矣天下乖隔號令並出傳記之士一作事訛謬尤多幸而中國之君實錄粗備其盛衰善惡之迹較然而著者不可泯矣

雜史類

周禮天子諸侯皆有史官晉之乘楚之檮杌考其紀事爲法不同至于周衰七國交侵各尊其主是非多異尋亦磨（一作靡）滅其存無幾若乃史官失職畏怯回隱則游談處士亦必各記其說以伸所懷然自司馬遷之多聞當其作史記必上採帝繫世本旁及戰國荀卿所錄以成其書則諸家之說可不備存乎

僞史類

周室之季吳楚可謂僭矣而仲尼脩春秋書荆以狄

之雖其屢進不過子爵所以抑黜僭亂而使後世知懼三代之弊也亂極于七雄並主漢之弊也亂極于三國魏晉之弊也亂極于永嘉以來隋唐之弊也亂極于五代一又有五代字之際天下分爲十三四而私竊名號者七國及大宋受命王師四征其係纍負質請死不暇九服遂歸于有德歷考前世僭竊之邦雖一有甚字因時苟偸自彊一方然卒歸于二字一作於禍敗故錄于一作於篇以爲賊亂之戒云

職官類

堯舜三代建官名數不同而周之六官備矣然漢唐之興皆因秦隋官號而損益之足以致治興化由此而言在(一作存)乎舉職勤(一無此字)事代公治物(一作工)一而已至於車服印綬爵秩俸廩因時爲制著于有司(一有焉字)書曰無曠庶官又曰允釐百工夫百官象物奉職恭位此虞舜(一有之字)所以端拱無爲而化成天下可不重哉

儀注類

昔漢諸儒得古禮十七篇以爲儀禮而大射之篇獨

曰儀蓋射主於容升降揖讓不可以失記曰禮之末節有司掌之凡爲天下國家者莫不講乎三代之制其采章文物邦國之典存乎禮官秦漢以來世有損益至於（一作于）車旗服器有司所記遺文故事凡可錄者皆附于（一作於）史官云

刑法類

刑者聖人所以愛民之具也其禁暴止殺之意必本乎至仁然而執梃刃刑人而不疑者審得其當也故法家之說務原人情極其真僞必使有司不得銖寸

輕重出入則其爲書不得不備歷世之治因時制法緣民之情損益不常故凡法令之要皆著于篇

地理類

昔禹去水害定民居而别九州之名記之禹貢及周之興畫爲九畿而宅其中内建五等之封外撫四荒之表職方之述備矣及其衰也諸侯並爭（二字一作燕并）并（一作爭）呑削奪秦漢以來郡國州縣（一作郡國郡縣）廢興治亂割裂分屬更易不常至於日月所照要荒附叛山川風俗五方不同行師用兵順民施政考於圖諜可以

覽焉

氏族類

昔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命氏由其德之薄厚自堯舜夏商周之先皆同出於黃帝而姓氏不同其後世封爲諸侯者或以國爲姓至於（一作于）公子公孫官邑謚族遂因而命氏其源流次序帝繫世本言之甚詳秦漢以來官邑謚族不自別而爲姓又無賜族之禮至于近世遷徙不常則其得姓之因與夫祖宗曲次人倫之記尤不可以不考焉

歲時類

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故堯舜南面而治考星之中以授人時秋成春作教民無失周禮六官亦因天地四時分其典職然則天時者聖人之所重也自夏有小正周公始作時訓日星氣節七十二候凡國家之政生民之業皆取則焉孔子曰吾不如老圃至於山翁野夫耕桑樹藝四時之說其可遺哉

傳記類

古者史官其書有法大事書之策小事載之簡牘至

於風俗之舊耆老所傳遺言逸行（一作迹）史不及書則傳記之說或有取焉然自六經之文諸家異學說或不同況乎幽人處士聞見各異或詳一時之所得或發史官之所諱參求考質可以備多聞焉

儒家類

仲尼之業垂之六經其道閎博君人治物百王之用微是無以爲法故自孟軻楊雄荀況（一作卿）之徒又駕其說扶而大（一作本）之歷世諸子轉相祖述自名一家異端其言或破碎於大道然計其作者之意要之孔

氏不有殊焉

道家類

道家者流本清虛去健羨泊然自守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雖聖人南面之術（一作治）不可易也至或不究其本棄去仁義而歸之自然以因循爲用則儒者病之（一有云字）

法家類

法家者流以法繩天下使一本於其術商君申韓之徒乃推而大之挾其說以干世主收取功名至其尊

君抑臣辨職分輔禮制於王治不爲無益然或狃細苛持刻深（一作深刻）不可不察者也

名家類

名家者流所以辨覈名實流別（一作源流）等威使上下之分不相踰也仲尼有云必也正名乎言爲政之大本不可不正者也

墨家類

墨家者流其言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上（一作尚）同此墨家之所行也孟子之時墨與楊其道塞路軻以

墨子之術儉而難遵兼愛而不知親疏故辭而闢之然其彊本節用之說有足取焉

縱橫家類

春秋之際王政不明而諸侯交亂談說之士出於其間各挾其術以干時君其因時適（一作遇）變當權事而制宜有足取焉

雜家類

雜家者流取儒墨名法合而兼之其言貫穿衆說無所不通然亦有補於治理（一作道）不可廢焉（一作也）

農家類

農家者流衣食之本（一作大）原也四民之業其次曰農稷播百穀勤勞天下功炳後世著見書史孟子聘列國陳王道未始不究（一作論）耕桑之勤漢興劭農勉人爲之著令今集其樹藝之說庶取法焉

小說類

書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又曰詢于芻蕘是小說之不可廢也古者懼下情之壅於上聞故每歲孟春以木鐸徇于路採其風謠而觀之至於俚言巷語亦足

取也今特列而存之

兵家類

周禮夏官司馬掌軍戎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書之洪範八曰師易之繫辭取諸睽此兵之所由始也湯武之時勝以仁義春秋戰國出奇伍變其術無窮自田齊始著司馬之法漢興張韓之徒序次其書武帝之世楊僕又捃摭之謂之紀奏孝成命任宏乃以權謀形勢陰陽技巧析爲四種繇是兵家之文既修列矣然而司馬之法本之禮讓後世莫行焉惟孫武之書

法術大詳考今之列洲特四種又雜以卜筮刑政之說存諸篇云

景祐三年丙子歲五月九日丙戌希文出知饒州

戊子送希文飲于祥源之東園

壬辰安道貶筠州

甲午師魯貶郢州

乙未安道東行不及送余與君貺追之不克還過君

謨家遂召移之公期道滋景純夜飲

丁酉與損之送師魯于固子橋西興教寺余留宿明

日道卿損之公期君貺君謨武平源叔仲輝皆來

會飲晚乃歸余貶夷陵

己亥夜過遂卿家話别遂卿病也

庚子夜飲君貺家會者公期君謨武平秀才范鎮道
滋飲婦家不來

辛丑舟次宋門夜至公期家飲會者君謨君貺景純
穆之道滋飲婦家不來

壬寅出東水門泊舟不得岸水激舟横于河幾敗家
人驚走登岸而避遂泊亭子下損之來奕棋飲酒
暮乃歸

癸卯君貺公期道滋先來登祥源東園之亭公期烹茶道滋鼓琴余與君貺奕已而君謨來景純穆之武平源叔仲輝損之壽昌天休道卿皆來會飲君謨景純穆之壽昌遂留宿明日子野始來君貺公期道滋復來子野還家餘皆留宿君謨作詩道滋擘方響穆之彈琴秀才韓傑居河上亦來會宿

乙巳晨興與宿者别舟既行武平來追及至下鏁見之少頃乃去午次陳留登庚廟

丙午在陳留

丁未次南京明日留守推官石介應天推官謝郛右軍巡判官韓袞曹州觀察推官蔣安石來小飲于河亭余疾不飲客皆醉以歸

六月己酉次柳子

庚戌過宿州與張參約泊靈壁鎮遊損之園會余有客住宿州參先發檥靈壁待余不至乃行晚次靈壁獨遊損之園舟失水道敗柂

辛亥次青陽

壬子至于泗州晩與國器小飲州廨中

癸丑始見春卿
甲寅乙卯丙辰獨在泗州始食淮魚
丁巳次洪澤與劉春卿同年黃孝恭相遇始識大理
寺丞李惇裕洪澤巡檢顔懷玉者錢思公在洛時
故吏遂與四人者夜飲五鼓罷明日食畢觧舟與
飲者别春卿復相送以前晩入沙河乘月夜行纔
小陽與春卿聯句二鼓宿閘下黎明元均來遂至
楚州泊舟西倉始見安道于舟中安道會飲于倉
亭始食瓜出倉北門看雨與安道奕

庚申小飲舟中會者元均春卿安道余始飲酒移舟
　儀城西門門閉泛月以歸
辛酉安道鮮舟不果别與春卿奕于倉亭晚别春卿
壬戌與元均小飲倉北門舟中夜宿倉亭
癸亥夕與元均坐水次納凉已而大風雨震雹暴至
乙丑與隱甫及高繼隆焦宗慶小飲水陸院東亭看
　雨始見荷花
丙寅與元均隱甫飲于西倉
丁卯隱甫來會登倉北偃上亭納凉遲客至遂及元

均小飲舟中已而大風震雹遂宿舟中

戊辰余生日具酒爲壽于舟中

己巳與元均泛舟北辰會隱甫小飲宿倉亭

庚午同年朱公綽來自京師

辛未子聰來自壽州夜飲倉亭留宿

壬申泛舟飲于北辰

癸酉隱甫來飲別夜與元均小飲宿倉亭

甲戌知州陳亞小飲魏公亭看荷花與者隱甫朱公綽晚移舟楚望亭陳從益來自京師見余於舟中

始聞君謨動靜秀才陳策來自京師夜見余於楚
望亭作常州書自泊西倉至于楚望凡十有七日
乙亥次寶應
丙子至于高郵
七月丁丑復見子聰會飲弭節亭
戊寅遂與子聰同舟以前次邵伯
己卯至于揚州遇秀才廖倚夜與倚及子聰飲觀風
亭明日子聰之潤州廖倚之楚州伯起來宿觀風
亭

辛巳與伯起飲迴渚亭會者集賢校理王君玉大理
寺丞許元太常寺太祝唐詔祠部員外郎蔣儀甫
壬午儀甫來小飲觀風亭會者許元唐詔君玉伯起
先歸
癸未與許元小飲迴渚亭會者如壬午伯起不來
甲申與君玉飲壽寧寺寺本徐知誥故第李氏建國
以爲孝先寺太平興國改今名寺甚宏壯畫壁尤
妙問老僧云周世宗入揚州時以爲行宮盡朽漫
之惟經藏院畫玄奘取經一壁獨在尤爲絕筆嘆

息久之

乙酉小飲秀才呂有家會者如壬午伯起不來余遂留宿

丙戌至于真州大熱無水

辛卯飲僧于資福寺移舟溶溶亭處士謝去華援琴待凉以入客舟

戊戌入客舟泊涵虛亭

庚子次江口

辛丑次長蘆

壬寅夜乘風次清涼寺

癸卯晨至江寧府

八月丙午猶在江寧

丁未小飲君績家

己酉小飲于水閣

庚戌次采石

辛亥阻風與侍禁陳宗顏飲

壬子過太平州夜乘風宿帶星口

癸丑過蕪湖繁昌宿慈母磯

甲寅乘風晝夜行

丙辰禱小姑山神至江州

丁巳在江州約陳侍禁遊廬山余病呼醫者不果往

遂行次郭家洲

已未阻風郭家洲與澧陽縣令趙師道飲村市就村

人市羊供膳不得余疾謀還江州召廬山僧以醫

不果

庚申次盤唐港

辛酉至于蘄陽

壬戌小飲瞿珣家會丹稜知縣著作佐郎范佑蘄叔

主簿郭公美

癸亥次新治禱江神得大魚

甲子至于磁湖

乙丑猶在磁湖自丁巳余體不佳至是小間

丙寅至于黃州

丁卯與知州夏屯田飲于竹樓興國寺火約余明日

爲社飲不果夜登江澳次漆磁

戊辰次雙柳夾

己巳次白楊夾

庚午至于鄂州始與令狐修己相識

辛未遣人之夷陵召家兄大風雨不克渡江而還

壬申小飲修己家遂留宿明日家兄來見余於修己家始中酒睡兄家

甲戌飲于兄家

乙亥飲令狐家夜過兄家會宿

九月丙子次沌口

丁丑次昭化港夜大風舟不得泊禱江神

戊寅次穿石磯夜大風擊舟不得寢
己卯至岳州夷陵縣吏來接泊城外
庚辰假舟于邵暖
辛巳壬午入官舟
癸未入荆江次李家洲
甲申次烏沙
乙酉次魯㴬
丙戌次塔子口觀魚望五鵶塵角望夫諸山
丁亥次石首夜大風

戊子阻風

壬辰次公安渡

甲申次高沙

癸未入荊江次李家洲

辛巳壬午入官舟

庚辰假舟于巴陵

己卯至岳州夷陵縣吏來接泊城外

戊寅次宰石磯有大風擊舟不得渡

右于役志一卷雖泚著述流傳至今則不可畧按夷陵抵京師三千六百里公與尹師魯書云臨行臺吏催苛百端始謀陸行以大暑又無馬乃沿汴絶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與此志合自公安後闕而不録既以十月二十六日到官則留荆約旬餘正庭參轉運時也

六月丁卯偃上亭 偃字疑

七月甲申杇漫 合是杇漫 玄奘 疑是玄奘

辛卯飲僧 飲字疑

自到官則留荆渚向餘正庭參轉運時也國字

與丈表合自今安後開西不錄既以十月二十六

绝淮泝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

蓋更冬春百端始其匯行以大暑又無馬乃泝汴

東陵出京師三千六百里公與尹師魯書云臨行

右于役志一卷雖涉著述流傳至今則不可略按